
带研究生：A教授的快乐和痛苦

作者：马臻 来源：科学网博客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article/4943.html>

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！

带研究生：A教授的快乐和痛苦。“我每天花大量时间扑在实验室，试图帮助一名博士生做好科研，精力大量消耗。如今，对方半途而废，我无论是挽留还是‘分手’都不快乐。回想起这几年带研究生的种种，有快乐，也有痛苦，我竟无言以对。”在微信朋友圈，A教授有感而发。



到底他快乐在哪里，痛苦在哪里呢？

A教授的快乐1：当科研“监工”

每天，A都会兴冲冲地到实验室当“监工”。

他的眼很尖，他能一眼抓住学生的实验问题。

比如有的学生用电子天平称量样品，称量纸大于天平的托盘;有的学生把液体倒到量筒时，右手把1000毫升的容量瓶举得很高。

“读本科时化学实验是怎么教的?”他脱口而出。

忽然想到什么，他又补了几句：“我从不歧视‘双非’高校来的学生，但你到我们这儿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你上学期周末是不是经常去旅游?我看到你同学发的朋友圈了。”

他的话很直。

有一次，一名新生向他报告一个实验点子。听了学生的分析，A觉得这个思路是可行的。然而，过了一阵他听该生说实验点子是被报道过的，他瞪大了眼睛：“吃别人嚼过的馍，有什么意思?你这样即使做了，也发不出文章来。”

遇到这种情况，他甚至会让学生们都停下手头的工作，在实验室召开“临时组会”。

他从不骂学生，但在“临时组会”上，他似乎把心中积压的一种“气”释放出来。

他不但会说学生做实验不规范、想出的点子没有创新性，还会说他们做科研没有“章法”。

有几名学生就曾被批评——每次只是合成一丁点儿催化剂，以至于做催化反应和后续表征，需要再花大量时间合成好几批催化剂。

“我在乎的不是药品、试剂，而是你们的时间!做实验得动脑子!”他发急了。

每天“巡视”实验室时，他会不时发话——

“你们缺乏什么实验装置，告诉我啊。不能低效率地科研!”

“像你这样第一天制备催化剂，第二天烘干，再花一天测试，为什么不在烘干的时候制新的催化剂?”

“需要做什么表征，赶快想清楚，送样测试啊!我们不能坐以待毙!”

“测试结果还没有出来?哪天送的样?得打电话催催，不能一直等着耗着!”

“不同样品的电子显微镜照片，在电脑里要不同的文件夹存放，每个文件夹的命名是催化剂的化学式，而不能用数字代号命名!否则，谁知道哪个是哪个!”

有时候学生科研不顺利，他每天到实验室五次，现场指挥，甚至在假期陪着学生做实验。

“我才不相信实验做不出来!”他撸起袖子狠狠地说。

他总是把形势说得很严峻——系里有多少研究生延期毕业，多少毕业论文送盲审被“枪毙”。

他还会“幸灾乐祸”地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些“今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盲审从严”之类的文章，似乎在宣示自己“从严把关”的决心。

而一旦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，他比谁都高兴，满世界宣布“今年我的课题组又有一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”！

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能提前发出申请学位所需的论文，并远远赶在截止日期前面开始撰写学位论文，以便投入下一阶段的职业发展之旅。看到学生在学业上从青涩走向成熟，A非常惬意。

“A老师培养的研究生，我相信！”A的一位应届博士生在找工作时听到对方教授这么说。

听了这位博士生的转述，A更高兴了。

A教授的快乐2：当“人生导师”

“把自己撕开，把自己劈开！”面对笔者，A的一名研究生夸张地模仿A的话，模仿的时候还透出一种不解甚至嘲笑。

A总是“敲打”课题组学生，说人要知道天高地厚，知道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。

有一名学生发表了多篇论文，A却说：“你不要抱怨在我这儿发不出好文章。得了便宜，就不要卖乖了。如果你真的厉害的话，你毕业以后发几篇‘一区’文章给我看看。”

当学生不大愿意按照他的意见修改论文，他会微笑着却带着一种“气”说：“让你锻炼科研生存能力，你却不领情。你以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别来找我（修改）本子。”

他还会让学生感到一种压力：“以后你找工作时，同行有可能会向我询问你的表现的。”

这样的话语可能让学生一下子难以接受，但A以说出“自己的心里话”为乐事。用他的话说，他的语言风格“就像一拳打在你的脸上，让你猛醒”。

他跟学生谈学业，结果谈着谈着，就扯到“人生哲理”“职场道理”上去了。有时候就像开起无轨电车，一开始说“讲五分钟”，结果讲了一个下午！

他老拿职场的那一套说事儿，什么“细节影响成败”“做什么就要像做什么的样子”“换位思考”“落到实处”。

当学生不服从他的工作安排，他坚定地说：“你以后到工作岗位上，领导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如果你现在不理解，那么你以后会理解的。”

他总是说，做科研光靠勤奋是不行的，要work smart(聪明地工作)，多听导师意见，还要抗压能力强。“人要对自己负责、对自己的家人、恋人负责，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既然选择读了研究生，就要把书读好。遇到一丁点大的挫折就‘炸’了，就退却了，将来到社会上去也不会有什么出息。”

当学生遇到困难时，他更是花大量时间提供支持。

如果学生有科研的困难，他就陪着学生做实验、分析数据、使出浑身的力气改论文;如果学生有心理的困惑，他会和学生一次又一次地聊，甚至把学生的恋人也叫过来一起谈。

他常说，遇到问题要“面对它，解决它，放下它”，不要不接电话、不回电话，而要勇敢面对、攻坚克难。

在有些人的眼里，A这样和学生谈人生完全没有必要，“研究生都是成年人了嘛，思维已经定型了”。还有的看客先给别人套一个“人生导师”的帽子，然后一棍子打下来。

可是，A不依不饶地在微信朋友圈“发声”：“近日(2019年2月26日)，教育部发通知了——‘通知指出，导师是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，要把培养人放到第一位，既要做学术训导人，指导和激发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原始创新能力，更要做人引路人，言传身教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……’”

他不需要学生给他颁发奖状证明他的这些教诲有用，也不指望因为花了很多时间育人而得到校方的奖励。

用他的话说，“课题组开在这儿，我就是这样的人”。

A教授的痛苦：恨铁不成钢

带研究生有快乐，也有痛苦。

本文开头展示的A教授
在微信朋友圈的发言，其实隐隐透出他的无奈

——

。

另一方面，师生矛盾多发，社会舆论一面倒地批判导师。

即便导师在带研究生过程中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者纠纷，为了避免学生出现极端行为，为了避免触动“涉校舆情”，导师也有苦说不出，只能“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”。

有鉴于此，接下去本文不准备披露他人隐私，只想泛泛而谈科教界一般情况和一般经验。

这可供无数“A教授们”和“同学们”参考——如何使得师生相处的经历更加快乐些，使研究生们的前途更明朗些。

1. 有些研究生做科研不努力，这是大忌。

但也有些研究生不是“懒”，而是“不会混”——做科研缺乏“章法”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钻牛角尖;不按照导师的指导意见做实验。“不会混”的结果，一是自己不能及时得到科研成果，二

是导师不满意。

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导师，这真可谓两败俱伤。

2. 很多学生人不坏，只是有缺点和弱点。

每个人都有缺点和弱点，关键是学生要在校在校期间尽量弥补，这样到社会上去以后不至于影响自己的可持续发展。

比如，有的学生体质不好，有的学生有心理障碍，有的学生情商低，还有的学生不懂得做人道理或者礼仪，那么就要在读研期间加以改进，使自己以更好的面貌走向职场。

3. 要和导师商量读研期间以及毕业后的规划，以便通盘考虑、整体规划。

不要瞒着导师另搞一套(比如复习托福、GRE)，否则，有可能最后“两头不着杠”。

笔者就遇到过难熬的日子——有些组员另搞一套，一方面科研没有进展，另一方面职业发展的事情一下子也没有眉目。

这时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光的流逝。

4. 遇到师生矛盾，需要彼此真诚沟通。

你要问问导师：要如何做，才能让导师满意或者没那么不开心?为了正常毕业，需要什么样的计划安排?什么时候要达到什么进展程度?哪些事情该做，哪些事情不该做?

千万不能任性——不接电话、不回电话，以为世界会围绕着自己转。

5. 考研的时候也要想清楚。

读研究生不是说你交了学费，你就可以“来去自由”的。你的加盟，挤占了别人受教育的机会，也用去了导师宝贵的招生名额。

你的表现不佳或者中途离去，可能会影响你原先所在学校、院系、课题组的声誉，也会影响导师课题组的科研进程、安排，浪费已经投入的资金。

进组后，导师在资金、仪器设备、指导时间、毕业保障等方面有commitment(承诺)，那么你对导师、对自己，也要有commitment。

6. 人生要有规划，每一个阶段都要有阶段性行动和收获，不要找到工作以后想考研，考上研究生后却想着还是工作好。

虽然说只要努力，一切都还不晚，但晃来晃去没有一个主线，最终会一事无成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师生之间的不愉快最终会过去，会被遗忘。但我们科教界有必要了解和分享——怎样使师生相处的经历更愉快一些。

作者：马臻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

更多 论文写作 请访问 <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article/>

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，[爱科学iikx.com](http://www.iikx.com)转发